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六

南菁書院

論語正義六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公治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

孔曰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

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

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傳云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

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甯曰公治行正獲

罪非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治長解禽語食

死人肉致疑為殺人繫獄刑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

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治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

避諱偏旁。○注治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治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治爲文故此注以公治爲姓長爲名而又稱治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縲下云綴得理也一日大索也縲與縲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汜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索累卽縲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縲臣釁鼓兩釋縲囚使其眾男女別而縲皆以縲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縲紲或從某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縲索也少儀犬則執紲左氏傳臣負羈紲是紲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紲孔以紲爲繫者說文繫係也易中孚有孚繫如馬注繫連也虞注繫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縲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正義曰爾雅釋

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臯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

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宮德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兒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已女妻公治以兄女妻南宮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閒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卽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宮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括南宮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宮南宮縚爲一人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韜之行韜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縚本又作韜則陸所見此注亦作韜韜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閱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閱卽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卽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

其字爲叔與南宮緇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
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
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箸補闕疑曾列四
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
娶於彊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
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
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
亦謂敬叔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
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
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緇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鬻法若
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
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
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
攷史記志疑說畧同惟毛氏賸言以南宮迺別爲一人非是
南容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
書注南容卽南宮緇也敬叔卽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
亦誤

子謂子賤

注

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

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卽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

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處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處宓俱從宓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

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聞孔子評諸弟

子而不及己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

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

輦疑胡輦皆取車爲名案說文璉瑚璉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讀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

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爲之祇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

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旅人爲簋馮見簋是瓦器而明堂

位以四連六瑚八簋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蕭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曙典故敷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亦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則以瑚圓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簋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簋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

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調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曰佞下篇惡夫

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尙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

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仁於仁

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

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

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

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

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

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

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

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傳篇接給而善對曾

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

術曰毋取拙者毋取口銳者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

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

利口瞻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

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善其志道

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

文則曰彫彫雕凋皆段借字案依阮說文當作凋凡凋琢之成

過庭錄疑吾為肩字之訛肩即啟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

也謂上開本啟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

此注以開為名作偽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

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千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

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

能信信者有諸已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

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使

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

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

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

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偽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
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肅自為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
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即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大

者曰桴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已俱行正義曰乘說文作乘云覆

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汜也漢

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

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壘四書地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

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解勃海之別也潛丘劄記太

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

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

海之水大矣非專為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

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

其民已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入條相殺已當時

償殺相傷已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

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已其民

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

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

於海欲居九夷有已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

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即勃海也

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尚能知其義

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

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

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
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
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為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
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為行道由漢志注繹之則非遜世幽隱
但為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
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拈
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桴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
處是也說文憲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
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正義曰
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為鄭注佚文或鄭用
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桴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
桴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為桴筏也釋文桴字或作桴樊本
作桴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邨風方之
舟之毛傳並云方桴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桴本亦作筏又
作桴或作桴諸字惟桴是段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
注編木曰桴小桴曰桴分桴桴為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
往日注編竹木曰桴與此注同方言桴謂之緡緡謂之筏筏
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緡中謂之薦廣雅釋水緡籊橫筏
也眾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緡韻集作緡編竹木浮於河
以運物也南土名籊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桴秦人
曰機筏機機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桴竹曰筏
小筏曰桴桴為小則筏為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桴筏

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為分別也。注喜與已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夫子獨許已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

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

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

取於已古字材哉同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

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挺也周

官太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

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為實然則以

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

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

子但言無所取材為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

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

子疾時託乘桴之語李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

謂桴材作才者設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為好勇太過我無所

取材為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

同者焉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
瑗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

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

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

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

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為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

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為己任

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為及是未死而先已

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

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為及者

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

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
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
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
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
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
又曰魯賦入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鄫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千室

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

侯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

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冫宰者公羊隱元年傳

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

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

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臧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

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

之一則爲三邑矣就鄭君殘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

曙四書典故敷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

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

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

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口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畺也

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

人授民夫以廛田百畹萊五十畹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

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

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

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菑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邠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于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于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